

楔子

深夜的北疆一片闐靜，唯一的聲響便是士兵們巡視的腳步聲。

突然間響起了轟隆一聲巨響，隨即是一陣天搖地動，駐守在鎮北關口附近的軍營士兵們訓練有素地披上戰甲，快速上馬，往關口聚集。

今天留在軍營裡的李王軒轅奉也趕了過去，當他靠近時，黑夜中已經亮起一簇簇的火光，他也看清楚那陣天搖地動是怎麼回事，原來是鎮北關的斷關石機關出了問題，本來懸掛在半空中重達千斤的斷關石，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座掉了下來。

「王爺。」今夜值守的人看到軒轅奉，連忙走上前行禮。

「斷關石為什麼會落下？」斷關石建造將近四十年的時間，不曾出過這樣的問題。前去探查的小校尉正好回來，「回稟王爺，無敵人入侵跡象，似是因為年久失修。」軒轅奉親自率人查看，機關某些地方的確已經有腐朽的模樣。

「王爺，應該派人快速修繕，這斷關石雖能抵禦外族，但同時也會讓軍兵調動不順暢，萬一外族趁機作亂，會造成不少的損失。」軒轅奉身邊的軍師諸子儀上前說道。

又再巡視了一下機關附近的情況，確認沒有敵襲的痕跡後，一群人才又回到軍營裡。

軒轅奉立即發號施令指揮布防，直到天將大亮時，他才有空能夠坐下來休息。

「王爺，恕卑職直言，你是打算親自到機關谷請人來北疆修補機關嗎？」諸子儀原本以為王爺會派手下的將軍之一前去，只是方才王爺交代的事情太過仔細，好似打算離開一段時間的樣子。

軒轅奉點頭，在諸子儀打算再說些什麼的時候，他抬手制止了他，「我知道你要說什麼，當年曾祖父得機關谷谷主幫助，平定北疆，使我軒轅家子弟得以保存血脈，為了這恩情與尊重，我須得親自去一趟。」

諸子儀想了想，王爺說的也沒錯，其實機關谷跟朝廷本應該沒有任何關係才是，只是當初天下大亂，機關谷谷主不忍中原戰亂還得面對外族侵略，才會主動站出來設立了那麼一個機關，保全北疆戰士的兵力。

「王爺，只是近些日子，關外有些外族蠢蠢欲動，你這時離開……」前段日子才收到消息，關外有些人似乎有所動作，此時北疆的主心骨離開，恰當嗎？

軒轅奉坐在椅子上慢慢地抬起眼眸看著他，薄薄的唇角勾起，「不走，又怎麼讓那些人動一動呢？」

諸子儀先是一愣，隨即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也不再對他離開北疆一事有所疑慮。

軒轅奉的目光慢慢地轉向軍帳外的天空，此時黑夜正被白光所取代，他緩緩吐息，手指在額邊輕點幾下。

邊疆安逸太久，是時候該動一動了。

第 1 章

綠意盎然的田野間，一些金色的麥芒參雜其中，像是在告訴辛苦勞作的農人們，今年又是大好的豐收年。

近午時分，太陽毒辣得狠，原本做著農活的農人也到一旁的棚子或綠蔭下躲躲熱氣。

一頭小騾子從遠處的綠田後方慢慢出現，一個戴著草帽的小姑娘正騎著騾子搖搖擺擺地走在黃泥路上，在棚子下歇腳的陳三見狀，先是愣了一下，又左右看了一眼，確定只有小姑娘時，忍不住開口喊道：「巧姑娘，妳這是打算到哪兒去啊？」坐在騾子上的陳巧微微掀起草帽的帽沿，回道：「出門去幫師父辦點事，過些日子就回來了。」

騾子上頭揹了不少她的家當，讓人不免擔心騾子會不會等一下就軟了腿，走不動了。

「就妳一個人出門？」陳三遲疑地問。

他會這樣問，是因為陳巧這小姑娘是村子跟谷裡都有名的路痴，她住在機關谷好幾年了，但每次出了村子她還是記不得路，連到縣城都有問題，這樣的人要自個兒出門，不會太危險了嗎？

陳巧也知道自己的弱點，露出抹乖巧的笑，「三叔放心，有人會來接我，就約在村口。」

師兄也是不得已才會讓她單獨出門，谷裡這段日子接到了不少的案子，谷裡的機關也正好在修繕補強，實在沒有人抽得出空護送她到北疆，幸好對方願意派人來帶她一程。

「這樣啊，要不要三叔陪妳走一趟？」陳三還是很不放心。

不是他多事，只是陳巧從小到大在村子裡不知道迷路過幾次了，每一次都要靠別人將她給撿回去，光他就見過十次以上。

她抿起嘴，圓潤可愛的臉龐隨著頭搖了搖，「不用了，村口我沒問題的。」

其實她路痴也是小時候的事，自從師娘給了她一個羅盤之後，她就很少迷路了，哼哼，有了羅盤就能指出東南西北，她也用不著記路，給個方向往前走就是了。跟陳三揮手道別之後，陳巧騎著騾子慢慢地往村口而去，師兄和對方約的地方正好就是村口附近的一座古樹涼亭，是蓋來給路過的人有個暫時歇腳或躲雨的地方。她人才到了村口，就看到好些村民圍在唯一的通路上，一群大娘交頭接耳的不知道在說什麼，她下了騾子，好奇地湊了過去。

「這些人不知道是打哪兒來的，每個身上都掛著傢伙，來咱們這裡是要做什麼啊？」說話的正好是陳三的妻子，她一臉擔憂。

陳巧順著她們的目光望過去，那座涼亭被一群穿著黑色勁裝的男子給圍住，他們個個高頭大馬，身彪體悍，腰間都繫著一把長刀，看起來就是一副不好惹的模樣。

「三嬸子，不用擔心，是來找我的。」陳巧認為他們應該就是師父說的來接她的人。

陳嬸子讓她突然出聲給嚇了一跳，但她的話更讓陳嬸子驚愕，「巧姑娘，妳說他們是來找妳的？」她瞧瞧陳巧可愛的臉蛋，再瞧一眼那些兇神惡煞的男人，趕忙抓住她的手，「妳這是從哪兒招惹的人啊？還不快點躲進村子裡！」怎麼看都像上門尋仇的，陳嬸子就怕陳巧被那些人生吞活剝了。

他們陳家村世代都住在機關谷附近，對於機關谷是幹什麼營生的他們也懂得一些，也知道常有人來找機關谷的人去建造或修理機關，但那些人看起來實在太像亡命之徒，她不放心的。

「嬌子，妳誤會了啦，他們是來找我修機關的，師父他們抽不出人，怕我迷路，請對方來接我。」陳嬌子的過度反應讓陳巧覺得有些好笑。

「是這樣啊，妳確定？」陳嬌子還是不放心，「谷主大人是怎麼同妳說的？」陳巧想了想，一字不漏地複述一遍，「師父說：『妳到了村口，看到一群穿著烏漆抹黑的討厭鬼就是了。』」

陳嬌子不知道該怎麼回應，暗自想著谷主大人說話果然還是這麼直接。

「嬌子，我同人家約好了，先出發嘍。」怕誤了時間，陳巧對她揮揮手，牽著驢子往涼亭走去。

「欸，妳小心點，弄好了早點回來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陳巧笑咪咪地對陳嬌子擺擺手，慢吞吞地往前走。

她才靠近，圍在涼亭外的人就動了起來，其中一位一手撫著長刀，沉聲喝道：「什麼人？」

陳巧一點也不害怕，紅嫩的小嘴翹得高高的，從懷裡拿出一塊巴掌大的玉製令牌，脆生生地說道：「我是機關谷的人，你們應該是來接我的吧？」

任禹先是愣了一下，接著細細打量眼前這嬌小玲瓏的小姑娘，捲捲的頭髮垂落在兩頰旁，大大的眼睛、小小的嘴，笑起來頰邊還有個深深的酒窩，看起來也不過十三、四歲。

在他打量人之際，已經有護衛上前將令牌取過，任禹接過手，轉身直接進入涼亭，軒轅奉正端坐在裡頭，手中捧著一杯熱茶，任禹走到他身邊，恭敬地將令牌呈上。軒轅奉眼眸低垂，將玉牌接了過來，上頭用小篆刻著「天工」兩個字，另一面則用小篆刻著一個「巧」字，確認這玉牌跟機關谷先前傳給他的轉印紙是一樣的，他問道：「人呢？」

任禹對外面輕點個頭，沒一會兒，陳巧就穿過了重重人群來到涼亭裡。

軒轅奉也沒想到來的居然是那麼一個嬌小的姑娘，目光微微一凝，「郁唯呢？」

「大師兄有事走不開，他說我就能處理了。」陳巧還挺習慣被人這樣看輕，她也沒不高興，依舊嬌憨地甜笑著。

軒轅奉的眼神更加深沉，小麥色的英俊臉龐隱隱有些不悅，「除了妳沒別人了嗎？」這一趟出門可不只是修繕機關這麼單純而已，郁唯派一個小姑娘來太危險了。陳巧低頭在自己的包袱裡掏啊掏的，好不容易掏出一個信封，看到那皺巴巴的模樣，她吐吐小舌，將信封遞了上去。

任禹還沒伸手接過，軒轅奉就第一步拿走了信封，接著他用一種複雜的目光掃過陳巧的包袱。

是要多亂的包袱才能將一封平整的信弄成這樣？

陳巧一點也不害羞，當作沒有看見一樣，笑咪咪地把自己的包袱重新綁好。

這一瞬間，軒轅奉就看透了她那甜美的外表下，藏著一顆小壞蛋的心腸，直覺認

為如果帶她回去，麻煩不會少。

軒轅奉沒理她，拆開信封，抽出了裡頭的信，上頭只簡單地寫了幾個字，看完了以後，他只是挑挑眉，便將信放回信封裡，隨手收進袖中。

「妳知道這趟要往何處去？要修繕什麼機關嗎？」

陳巧點點頭，「知道啊，師父有跟我說過，你放心吧。」她很有自信地拍拍胸口。雖然她的外表看起來還像個孩子，但其實她已經十八歲了，況且她已經跟著師父去修過好幾次機關了，不會有問題的。

軒轅奉順著她手的動作看向那有些平坦的胸口，隨即又將目光移開，改盯著她的臉，內心快速閃過幾個想法，好一會兒才開口道：「出發吧。」

任禹愣了一下，真要帶這個小姑娘回去？這樣行嗎？

「我的令牌。」陳巧伸出手，眼巴巴地盯著自己的那塊玉牌，那是師父做的，一人就那麼一塊呢，可得好好收著才行。

軒轅奉看著眼前的那隻小手，白嫩嫩的，約莫只有自己手掌一半大小，他把玉牌輕扔進她的手心，她笑笑地把令牌收好。

幾個跟隨而來的李王軍已經行動快速地動了起來，沒一會兒就把東西都收拾好，準備上馬。

陳巧走出涼亭，牽著騾子的繩子，看看圍繞在四周健壯的大馬兒，再看一眼自己身邊的小騾子，突然為牠感到一股哀傷，怎麼跟她是一樣的命呢？一群高個兒中的矮子，好悲傷啊……

不過她隨即在心裡自我安慰，不傷心，至少她和小騾子可以作伴。

「把那頭騾子交給村民帶回機關谷，妳會騎馬吧？」軒轅奉上下打量著她。

陳巧在他眼中看到一股輕視，不高興地嘟著嘴，「不要，小白跟我生死相隨，我不能沒有牠！」腿長了不起嗎？幹麼看不起腿短的？她的小白跑起來也不慢好嗎？生死相隨？跟一頭騾子嗎？軒轅奉微眯起眼，看了眼那頭黑抹抹，卻叫做小白的騾子，語氣又嚴厲了幾分，再次命令道：「把騾子交給村民。」

「不要！你不要看不起小白，我不能沒有牠！」陳巧瞪大眼睛，委屈地看著他，眼眶中隱隱閃著水光。

軒轅奉額邊的青筋抽了抽，沒好氣地撂下話，「隨便妳。」她的反應不會太誇張了嗎？活像他是個要拆散他們的大壞蛋。

「小白，我們不會分開了！」陳巧開心地抱住小白的脖子，興奮地說著。

目睹這一幕的李王軍，不管內心有多無言，都還是維持著面無表情，這就是多年訓練出來的紀律。

於是，這群騎著矯健大馬的高大男人裡，混了一個嬌小的女子跟她嬌小的騾子……

軒轅奉這一趟出門，除了帶了自己麾下將軍之一的任禹，還另外帶了二十名的親衛，他們這二十二個人，沒有一個覺得那頭騾子能跟得上他們北疆養出來的戰馬，

但是——

任禹用一種不敢置信到詭異的目光盯著身邊矮了他一截的陳巧，雖然他們策馬的速度並不快，但是一頭騾子居然可以跟上戰馬的速度？！

要不是親眼所見，他打死都不會相信！

其他親衛也都感到難以置信，就只有軒轅奉依然淡定。

策馬前行快兩個時辰之後，他們才在河邊稍事休息，打算補充一下飲水跟用餐。陳巧牽著小白到不遠處的河邊喝水，一邊心疼地掏出懷裡的糖三角餵牠吃，「小白，辛苦你了，多吃點糖，待會兒吃點飯，別餓著了嘿。」她的手一翻，一把梳子已經在手心裡，她細心地幫牠梳毛。

其他的馬兒也圍繞在附近吃草喝水休息，奇怪的是，沒有一匹馬想靠過去欺負那頭騾子。

軒轅奉簡單地洗把臉後來到她身邊，「等一下妳上馬，讓妳的騾子跟在後面就好。」他跟那幾個親衛不同，對這匹有些特殊的騾子沒有什麼興趣，只想著路程可以順利一些。

陳巧回道：「可是我不會騎馬。」好吧，她承認，她當初學騎騾就是因為腿太短，騎不上馬。

早料到了！軒轅奉沒多說什麼，點個頭表示了解之後，便轉身走開了。

她心大得很，反正她跟他說了，他也點頭了，剩下就不關她的事，反正小白不會離開她就好。

所以等吃完飯後，陳巧就把原本放在小白身上的包袱都拿了下來，眨著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，乖巧地等著軒轅大爺分發她的新坐騎。

軒轅奉翻身上馬，冷眼看著她手中的幾個包袱，向她伸出了手。

咦？軒轅大爺要跟她共乘一騎嗎？

她想了想，慢吞吞地把手遞上去，他抓住她的手，巧勁一使，她整個人就輕飄飄地上了馬，坐在他身前，她還來不及有所反應，他就把她手中的幾個包袱都扔了出去，隨身的幾個親衛自然接過手，將包袱放到他們的馬上。

「坐穩了。」軒轅奉低聲說了一句後，腳蹬一踢，胯下的駿馬就如箭矢般射出。陳巧連忙轉頭往後看，確認自己的小夥伴妥妥地跟在後頭，她才放心地鬆口氣。察覺到她的動作，軒轅奉的嘴角抽了抽，郁唯這個小師妹……實在令人捉摸不透。

第 2 章

機關谷座落在離鎮北關南方，兩地距離約莫四、五天的路程，依照軒轅奉他們的計劃，此次一趟來回大概十天時間。

然而陳巧硬是要帶上的小夥伴終究還是拖累了一些行程，軒轅奉原本打算直接到下一個城鎮住宿，不得不半路紮營。

以天為被、以地為床聽起來是疏朗寬闊的意境，可是真的這麼做，就會發現還有數不清的蚊蟲為伍……

軒轅奉和他的親衛都習慣了，撿柴火的、升火的、煮飯的，大夥兒分工合作，很

快就都處理好了，還在附近找了艾草燃燒，驅趕討人厭的蚊蟲。

至於小白則偎在陳巧身旁小聲嘶啼，就像在跟她抱怨自己受的委屈，她也有模有樣地跟牠說著話，這一幕讓其他人都忍不住多看兩眼。

「爺，陳姑娘她……沒問題吧？」任禹覺得這姑娘實在很奇怪。

「沒人了。」軒轅奉坐在鋪好的毯子上，隨手把早上陳巧遞給他的信抽出來扔給他。

任禹抽出信紙一看，字跡潦草但還能辨識，寫著——

沒人，要就去，不要就給老子滾。

簡單明瞭得讓任禹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，他默默地把信放回信封裡，交還給軒轅奉。「這位機關谷的少主真是……」狂傲到了極點。

「他有本事，不用想太多，他不會推沒用的人給我。」應該吧？看著在河邊替小白梳毛的陳巧，軒轅奉內心一瞬間有些疑慮。

「機關谷這些年似乎有意慢慢地淡出武林。」任禹翻了一下架在火上的獵物，淡淡的烤肉香氣開始蔓延。

軒轅奉無聲地一笑，「前朝末年情勢混亂，武林之人崛起是理所當然，而今天子聖明，天下漸定，這些武林之士若是有遠見的就該退一步，俠以武犯禁，前齊太祖不正說過。」

「你說的跟我大師兄差不多耶。」陳巧不知道什麼時候走到他們背後，回了這麼一句。

她突然出聲嚇了任禹一跳，軒轅奉倒是沒什麼表情。

陳巧擠啊擠的把任禹給擠開來，自己坐到軒轅奉身邊，「大師兄也是這麼說的，還說那些人沒事就砍來砍去的，讓我瞧見了有多遠就躲多遠。」在火光照映下，她的雙眼裡也像跳躍著兩簇火花一樣閃亮。

軒轅奉看她一眼，淡淡地道：「嗯，是該躲遠點。」一雙小短腿，不躲遠點容易遭殃。

任禹被擠到一旁並不覺得不高興，反倒對陳巧有些佩服，居然完全不怕王爺的氣勢。

王爺祖上曾經跟外族通婚，後代子孫也都遺傳了外族的相貌，五官較為深邃，王爺也是如此，丰神俊朗、氣宇軒昂，是北疆最俊的男子，但更出色的是他智勇雙全，帶領北疆軍隊穩穩地守住了鎮北關，且他武藝高強，被稱為「北疆武神」，不過什麼都好的王爺，在情事上就不好了。

北疆民風開放，很多人都是自己看對眼而成為夫妻的，王爺理所當然也是北疆熱門的女婿人選，但不知道是緣分不到，還是王爺不開竅，都二十五歲了，別人到這歲數孩子都會跑了，王爺身邊還是沒半個人。

陳巧盯著軒轅奉，「別以為我沒看到你盯著我的腿，高矮又不是我自個兒能選的。」為了長高，她也試過很多種方法啊！

看著就靠在她腿邊的大長腿，她嫉妒的瞪直了雙眼，多希望那火堆能噴出些火花，把那雙礙眼的長腿燙出幾個洞。

軒轅奉將雙腿抖了下，縮回來盤坐著，「郁唯在忙什麼？為什麼剩妳一個人？」瞧她忿恨的眼神，不知道為什麼他感到好笑。

「大師兄到江南去了，幫金刀盟老盟主慶生，二師兄一塊去，三師姊不會機關術，四師兄同上。」陳巧也是無奈中的選擇。

她是陳家村的人，不過命不好，小小年紀便沒了爹，娘沒多久也跟著走了，就剩下她一個小娃娃，好在師娘心腸好，把她帶回機關谷，連她也算進去，師父一共就收了五個弟子，據師父說這樣算多了。

她曾經跟大師兄去過華山、全真等等門派，其實很羨慕人家的弟子那麼多，只要吆喝一聲，都有師弟、師妹去辦事，哪像他們什麼都得自己來。

她曾經跟師父提過要不要再多收點弟子，沒想到師父訓了她一頓，說他們機關谷重質不重量，還罰她做雜務兩個月，但她覺得師父根本是在糊弄她，當她不知道師父只是懶得教人嗎？哼哼！

他們這一代的弟子五人，除了大師兄算全才之外，剩下的都是挑自己愛學的學，像她學的就是機關之術跟相人之術，偏偏師父說他退休不管事，其他幾個師兄姊對機關術都是一竅不通，所以所有事都落到她跟大師兄頭上，這一次只好由她去北疆。

她也很不樂意，原本她可以跟去金刀盟吃好料的耶！想到這裡，她又開始暗暗不平起來，甚至想做個軒轅奉的娃娃拿針戳他了。

「委屈妳了。」她的目光太哀怨，想要無視有點難。

陳巧點點頭，「知道就好，到了北疆要好好招待我，大師兄說這趟比較累。」

這丫頭是不是不知道客氣這兩個字要怎麼寫？軒轅奉微挑了下眉，他還是第一次碰到這樣的姑娘。「沒問題，妳有信心修好嗎？」

「嗯，出門前師父跟我說過了，到時候去瞧了再說，現在說了你也不懂。」機關之術涉及極多，光是推算演練就得花上好多時間。

軒轅奉被她的話一噎，她說的也算是實話，他突然覺得她還挺像他認識的另一個人，只不過那人是嘴巴毒得厲害，這個則是嘴巴太老實了。

任禹在一旁看了忍不住低聲笑了。難得看見王爺被人用話給拿住，還真是有趣。他暗自在心中評斷，第一天的相處，陳巧贏了。

隔天整理之後，一行人又快速地上路，一樣是一群駿馬後帶著一匹騾子，陳巧則是靠在軒轅奉懷裡睡得昏天暗地，要不是他好心拿根繩子把她綁在自己身上，姑娘她早就摔在地上不知道幾次。

這也怪不得陳巧，自小住在谷裡，雖然有時候也會隨著大師兄或師父出遠門，不過一路上師父跟大師兄都安排得好好的，再加上那兩父子一個比一個還難搞，馬車不好，不坐；吃的不好，不吃；睡的房不好，不睡，可以說她除了被收養前那

段時間吃過苦之外，她就是個被嬌養長大的孩子。

一般玩機關的雙手多半都十分粗糙，可陳巧的師娘疼她，特意讓她師父為她專門做一種護手的膏子，抹了十幾年下來，她的手還是白白嫩嫩的，跟小孩子差不多。這雙白嫩的手如今就勾在軒轅奉的腿旁，一顆頭也在他胸口敲一下、點一下的。軒轅奉等人天還沒亮就出發了，到現在也出發近一個時辰，姑娘她還在呼呼大睡。又快馬疾行了一個時辰，旭日剛升起不久，陳巧也睡醒了。

「到哪裡了？」她的聲音軟綿綿的，還帶著剛睡醒的甜膩嬌憨。

見她眼睛是張開了，但還是一臉呆樣，再加上她方才靠著他的胸膛，有些髮絲被蹭得翹了起來，軒轅奉被她這模樣逗樂了，嗓音帶著笑意回道：「快到金家鎮了。」能在顛簸的馬背上睡得那麼熟，也是一種本事。

「喔。」陳巧呆呆的回道，眼神還是直愣愣的，又過了大概半刻鐘，她才真正清醒過來，可憐兮兮地捂著肚子說道：「我餓了。」

她好想念跟大師兄還有師父出門的日子，不像跟著軒轅大爺，餐風露宿的，她怎麼這麼苦命啊？

「再一刻鐘就到鎮上了，休息半天之後再出發。」原本的計劃並沒有打算到金家鎮休息，只是軒轅奉從昨天到今早，見到她的神情有些萎靡，才臨時決定到金家鎮買一輛馬車讓她坐。

畢竟他們本來以為機關谷派出的會是男弟子，沒想到是一個甜嫩嫩的小姑娘，所以並沒有準備太多女子出行的物事。

「喔，知道了。」陳巧乖乖地點頭，不過她終於知道為什麼大師兄不想來這趟了，大師兄真壞，以後不幫他修東西了。

這麼大的陣仗入鎮，自然引起鎮上百姓的注目，就連鎮長也被引了出來，這些人自然有親衛去處理，陳巧跟軒轅奉進到鎮子上最大的一間客棧休息。

金家鎮雖是鎮，但已經有縣城的規模，此地正好是北方三城與中省道南下的交會點，商業本就非常發達，尤其國泰民安的現在，許多有先見之明的富人趁著金家鎮還未升等縣城前，早早就在此地置產，更顯得熱鬧繁榮。

繁榮之地所有的東西當然也比普通城鎮上了一等，他們所去的客棧也是很高檔的，不過這些陳巧都不在意，她現在只想著要填飽肚子。

餓了一個早上，她很專心地吃著遲來的早膳，香噴噴的肉骨粥、小巧的湯包、酸辣開味的小菜，吃得她眼睛都眯了起來，高興這兩個字就差沒刻在她臉上了。瞧她吃得香，讓用過簡單早膳的軒轅奉一行人，也忍不住拿起筷子跟著吃了起來，等到大家都吃飽後，親衛們就去補充一些東西，軒轅奉三人則開了一個房間做為休息之用。

陳巧靠在窗邊一邊吃著甜甜的糕點，一邊興致勃勃地往街上瞧。

軒轅奉跟任禹坐在桌旁，任禹從隨身的包袱中抽出一張地圖鋪在桌上，上頭只簡單畫出了路線和幾座比較大的城鎮。「若是換了馬車，路程會多了兩日。」

「北疆有什麼動靜？」軒轅奉的目光在地圖上掃過，停在最近的一座大城上。

「有幾個人動了動，但沒有什麼大動作，跟來的尾巴也還釣在後頭，爺，要趁這

個機會將他們逮住嗎？」任禹指著地圖上的某個點，那些跟來的尾巴離他們約有一里。

軒轅奉稍加思索後回道：「換個方向，帶他們去繞一繞，這裡離落月城不遠，我們繞道去一趟。」

在當今聖上的治理之下，草原民族跟邊疆百姓劍拔弩張的氣氛已經緩和下來，可是這兩年不知道是什麼原因，北邊幾個小民族又開始鬧了起來。

幾次下來，他們也察覺到有人在暗中煽動，只是都抓不到這些人，湊巧的是，斷關石的機關居然在這時候壞了，他跟老王爺溝通過，讓老王爺帶著老王妃和家中幾個小輩一起回京城省親，他打算趁機將那些逆賊一網打盡。

既然要繞路，那就順道將那些沉痾已久的問題解決了也好。

「爺，怎麼不把二爺留著，您一個人也太危險了。」任禹有些擔心地道。

他是王爺一手提拔起來的將領，對北疆李王軍是全然的忠心，可是另外三位跟他位階差不多、五品上下的將軍，不知道是不是有反賊混在其中。

他口中的二爺是軒轅奉的胞弟軒轅祈，這一次老王爺和老王妃回京，他也隨行護衛，北疆現在就剩下軒轅奉這位主子爺而已。

軒轅奉緩緩地將地圖捲起來遞給他，「北疆已經染了太多軒轅家的血了。」軒轅一族世代守衛北疆，付出了許多代價。

任禹聽他這麼說，神色也有些黯然，當初他任家被前朝奸賊陷害流放三千里，就是流放到北疆，那些年打的戰役太多，數不清的人都埋葬在這片土地。

「軒轅奉，我可不可以下去玩，很快就回來。」街上小吃的香味一直漫到陳巧鼻中，讓她肚裡的饞蟲騷動不已，附近還有套圈圈的攤子，她好想去玩。

「放肆！怎麼可以直呼王爺的名字？」任禹下意識地怒斥，罵完之後才頓了一下，抬頭看向她。

陳巧小嘴微張，眼睛眨動幾下，「那阿奉，可以嗎？」她搔搔頭，有些害羞地抿嘴笑著，偏頭的模樣看起來十分乖巧。

阿奉？

軒轅奉的表情有點僵硬，從小到大還沒人這麼叫過他，就連父母也都是叫他的字。任禹錯愕的張大了嘴，她的眸光清澈，沒有半絲揶揄之意，可見她的單純真心。軒轅奉頓了一會兒，轉頭對門口兩個親衛吩咐道：「宣鏡、宣鎮，你們陪陳姑娘到街上走走。」

宣鏡跟宣鎮守在門口，方才也聽到了他們的對話，表情雖然沒有任何波動，但內心對陳巧是敬佩的，他們可是第一次遇到敢直呼王爺名諱，甚至亂替王爺取小名的人，但最令人訝異的是，王爺居然沒有生氣。

任禹有點呆滯地看著陳巧興匆匆地離開，「爺，陳姑娘她……到底是真還是假？」他總覺得捉摸不透她的個性，說是直爽卻又嬌氣，也不知道是真天真還是假單純？軒轅奉也有些頭疼，「郁唯跟我說過他這個師妹，確實不容易伺候。」

幾年前，他在一次勦匪的行動中遇上了正在匪窩中作客的郁唯。

其實他要是再晚一點去的話，應該也不需要勦匪了，光是郁唯一個人就快將匪窩

給拆光了。

他因此認識了郁唯，也才知道原來他就是機關谷谷主的兒子，也就是下一任的谷主，由於軒轅家跟郁家頗有淵源，所以他有意跟郁唯保持了通信的習慣。

幾年書信下來，郁唯的個性他不說了解十分，但也有個八分，用高傲兩個字來形容他還算是客氣的。

書信往來時，他們偶爾也會談到家人，這個小師妹他聽郁唯說過，陳巧被收入機關谷後，深受所有人疼愛，其中之最便是谷主夫人，因為陳巧長得太像娃娃了，滿足夫人生了個臭兒子之後想要貼心小棉襖的夢。

也因為陳巧實在太乖巧了，笑起來臉上的小窩窩又甜甜的，就連最孤傲冷僻的谷主都很疼她。

陳巧被眾人寵得嬌氣十足，郁唯時常在信中抱怨帶她出門太麻煩之類的，但真帶她出門，他又捨不得她受苦，有時候囉囉唆唆的一封信裡都是抱怨，只不過還是能從字行間看出來他對小丫頭的疼愛，也因為如此，他才會想要繞到鎮上買馬車。不過既然已經繞到了別處，那就順道帶著那些尾巴繞遠點，讓那些人多一點時間動動手，看看這次能不能將這些蛀蟲給揪出來。

想到出發前收到從京城來的天子密令，軒轅奉臉色就沉了下來。

另一邊，在街上晃的陳巧，正好遇上了「天降美人」這種奇遇。

正確來說，遇上的其實是宣鎮，陳巧只是圍觀了一下什麼叫從天而降。

當陳巧抱著香甜的糖炒栗子經過一家飯館的時候，二樓傳來許多人的驚叫聲，接下來就是一道白色身影越過二樓的欄杆，往地面墜落。

她還沒反應過來，宣鎮就已經出手把她拉到一旁，同時伸手將摔下來的人給抱住，轉了幾圈卸了墜落的力道後，才把人往地上一扔。

陳巧都還來不及看清楚從天而降的人生得啥模樣，飯館裡就乒乒乓乓衝出來一群人，其中一個約莫七、八歲的孩子衝上去抱住被扔在地上的人。

「姊！姊！妳不要拋下重樓！」夏重樓撲在昏倒在地的夏長卿身上哭喊著。

夏長卿其實沒有真正昏過去，只是從高處墜落的恐懼和悲傷讓她整個人一下子軟倒下來，好一會兒才迷迷糊糊地睜開眼睛，她慢慢地爬起來，抱住弟弟安撫道：

「重樓，姊姊沒事。」

夏重樓嚇出一身冷汗，臉上也是涕淚縱橫，才想開口說些什麼，卻被人從背後狠狠推了一把，摔到一邊去。

「想死？夏長卿，妳生是我巫雅的人，死也是我的鬼！」巫雅惡聲惡氣地道，那蠻橫傲慢的模樣，讓他勉強說是俊秀的五官，顯得有些醜惡，接著他又對身邊的跟班吼道：「還不把人給小爺我帶走！」

四個跟班顯然很習慣這樣的事，二話不說上前就要把夏長卿抓起來。

宣鎮跟宣鏡聽到巫雅這個名字，眼神快速交換了一下，宣鎮才想上前制止這些人囂張的行徑，眼角卻瞄到陳巧把手舉高的模樣，正納悶她要幹麼，就聽到破空聲從她袖中響起。

「啊！」其中一個跟班瞬間中了一支箭矢，箭雖小巧，卻很有殺傷力，一下就射進了三分之一，箭頭全沒入對方的胸口。

聽到同伴的慘叫，另外三人先是嚇了一跳，隨即轉為憤怒，就要攻擊陳巧，然而跟班甲卻發出更大的慘叫聲，捂著胸口的傷，眼睛一翻，昏倒在地。

陳巧向其他三人警告道：「最好別亂動喔！」她舉著右手，穩穩地對著他們，衣袖滑落到肘間，能隱約看到她肘上有一個小小的箭矢，可見機關就在裡面。

「陳巧？妳怎麼在這裡？」巫雅一見是她，語氣跟臉色都很難看。

陳巧無奈地撇撇嘴，「我也不想看到你這個討厭鬼，你越來越面目可憎了。」她不是在故意諷刺他，她可是說真的。

機關谷原本叫做天機谷，只後來某一任谷主的機關術十分出眾，漸漸地江湖上都稱天機谷為機關谷，天機谷的傳人自然也不是只會機關之術，就像陳巧的師父一樣，大概除了生孩子以外，他什麼都會吧。

陳巧除了學習機關術，還跟師父學習了相術，不過她的天分跟興趣都在機關上面，相術只學了一些粗淺的而已。

「陳姑娘，妳認識他？」宣鎮訝異地問。

陳巧上前把地上的姑娘拉起來，夏長卿還驚魂未定，傻傻地被拉到她身後，而夏重樓則是被宣鏡抱起來。

「認識，他是個討厭鬼。」陳巧皺皺鼻子，毫不掩飾對巫雅的厭惡。

「哼！陳巧，妳別以為妳是機關谷的人我就不敢對妳做什麼，那姑娘是小爺的妾，把她交出來。」巫雅氣得咬牙切齒，卻又似乎忌諱著什麼不敢上前。

陳巧才不理他，「我看你頭頂一片黑，肯定要開始倒楣，你還是快點躲回落月城吧。」一看就知道他又在欺男霸女了。

巫雅聽她這麼一說，臉色青白，心裡又氣又驚，狠瞪了她一眼，這才一甩袖子走人，至於跟班乙丙丁要跟上自家主子之前，還很有義氣地不忘把地上的跟班甲給搬走。

宣鎮跟宣鏡都是一頭霧水，但也知道在大街上不方便多問，只好先跟著陳巧回到客棧。

陳巧領著那對姊弟回到客棧的廂房，要不是因為宣鎮、宣鏡也在一旁，客棧老闆絕對會把人給趕出去，領著戴孝的兩人進來，這不是給他們客棧觸楣頭嗎？

軒轅奉也沒想到她不過去逛個街，也能帶回兩個麻煩。

陳巧將惴惴不安的兩姊弟給按坐在椅子上，她轉身翻出自己的行李，拿出一個小木箱，一打開就是一股藥味撲鼻而來。

趁著陳巧在幫那兩姊弟上藥的時候，軒轅奉已經從宣鎮、宣鏡口中得知發生了什麼事，當然，連那中箭的在幾個呼吸間就倒下的事也說得一清二楚。

「姓巫？落月城城主的兒子？」

軒轅奉身上有李王的爵位，北疆附近的三州也算是他的轄地，三州官吏是由吏部

派任，但每一個主要的官員他都必須要了解，以免有奸細混入其中。他記得落月城城主就姓巫，況且若不是一城之主的兒子，怎會有那底氣在大街上這樣肆無忌憚。

「爺，陳姑娘似乎與他有舊怨。」方才在大街上，宣鎮可是將巫雅對陳巧憤恨的目光看得一清二楚。

「將那兩人帶下去問清楚。」軒轅奉命令道。

早就上好藥的兩姊弟正抱在一起低泣，還不時對陳巧表示他們的感激之意。等宣鏡和宣鎮將他們姊弟兩人帶了出去，軒轅奉才對著正在收拾藥箱的陳巧問道：「巫雅是誰？」

「咦？你還沒問清楚啊？」她純粹只是口直心快，一點也沒有要諷刺他的意思。幾次下來，軒轅奉已經習慣她的直接了，倒也不以為忤。「他是落月城城主的兒子？」

陳巧點點頭，坐到椅子上，「嗯，巫城主的小兒子，三年前我跟大師兄一起去落月城，幫城主改建四個城門的幾個機關，那時候遇見他的。」想到初見時巫雅的舉動，她就很高興。

「我記得落月城城主的嫡次子叫巫仲才是。」軒轅奉在幾次大節中曾見過巫仲。

「巫雅是小妾生的。」陳巧回道。

時人日下還是以嫡子為尊，替嫡脈的兒女取名時，通常只有單名，庶子女的名字則是三個字，由此可見巫城主有多疼愛巫雅。

「他是怎麼得罪妳的？」

「那時我自己跑出去玩碰上了他，然後跟今天一樣。」不一樣的是她可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，身為機關谷最小最受寵的小師妹，她身上防身的器具多得是。當時巫雅的氣焰比今天還要囂張霸道，居然說要納她當第四房小妾，她很生氣，自然就拿些浸了藥的東西給他點懲罰。

「妳也給了他一箭？」軒轅奉又問。

陳巧笑彎了雙眼，「嗯啊，只是箭上抹了脫脫粉，呵呵……」

「那是什麼？」

「是我大師兄研製的藥粉，給我防身用的，中了脫脫粉的人，半個月內身上的毛會全部掉光光，而且半年內都長不出來，好玩吧？光頭、光頭亮晶晶。」想到巫雅頂著一顆大光頭長達半年，她就樂得不得了。

見她笑得開心，軒轅奉卻笑不太出來，她只想到光頭，但他可是很清楚男人的毛不只長在頭頂……

陳巧的笑容突地一斂，沒好氣地問道：「為什麼你都不管管城主他兒子？你不是王爺嗎？」

大師兄說過北疆鄰近三州都算是鎮北關李王的轄地，既然如此，那個壞蛋也算是他的責任，抓壞人不就是他的事嗎？

這些事太複雜也牽涉很多，軒轅奉自然不會跟她說。「嗯，明天就處理。」既然要拖些日子，他也不浪費這段時間，有些事情早有耳聞，就也一併處理處理吧。

陳巧偏著頭，疑惑地看著他，頰邊的捲髮垂落，眼睛晶瑩剔透，就像個娃娃似的，很是可愛甜美。

看著這樣的她，他突然間明白為什麼巫雅會冒犯她，她雖然不是容顏絕麗的美人，但光憑她那雙剔透的眸子跟甜美的模樣，怪不得巫雅會見色起意。

「今日就在這裡休整，明天早上再出發。」說完，他便離開了。

她望著被關上的門板，還在想著他說的「明天就處理」到底是真是假。

Crescent